

记忆中的纱杨贵村

□ 郭强

我的童年是在东光县纱杨贵村的姥姥家度过的。这个平常、普通的村庄既没有山水之美,也无人文之胜,对于我却是融于血脉、印刻在灵魂深处的美丽故乡。

因父母工作忙,我一周多就被送到姥姥家,由姥姥抚养长大,直到1972年我上小学时才回到在阜城县工作的父母身边。上学后,每年的暑假、寒假都回姥姥家居住。根植于我记忆深处的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古朴的生活情调,繁忙的生活节奏,朴素的思想感情。

虽然姥姥、姥爷已离开我们多年,但我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之情却挥之不去。今年春节我又驱车百余公里赶往纱杨贵,既是走走亲舅舅,更是回望来路,感受朴实深厚的底蕴,寻找初心的源头。

一个人生命初期获得的印象和记忆,是难以被消解和遮蔽的。

从上学、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我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姥姥家。小时候就盼着放假,因为一放假就有时间去姥姥家了。十二三岁时,我就自己坐长途汽车回姥姥家,因为交通不便利,先要坐车到东光,中午在汽车站点吃点东西吃,下午再倒车到原公社所在地的后店。下车后三里地的路程,跑着就到了。记得小时候每当挨父母、老师批评或和小朋友们打架受气时,就想回姥姥家,认为那才是自己的港湾,情感的寄托,是可以诉说苦恼和委屈的地方,感觉姥姥、姥爷才是我最亲近、最疼爱我的人。

记得小时候,村西的路旁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一片荒凉。到处都是一墩墩、一片片的红荆。这次回家我问三舅和姨夫,当年的盐碱地怎么变成好良田的,他们便打开了话匣子。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里将产量高的好地和盐碱地搭配着分到农户家中。

那时虽然科技不发达,机械化程度也低,但农民不怕辛苦,用牲口套上木耙,纵横反复耙地,将土地表面土壤细碎、精耕,再用手提肩扛的水浇灌土地,将盐分逐渐渗透到土壤深处。在改良土地过程中,有的农户在地里种植高粱,收获后将高粱秆埋入地下充当肥料,松动土壤的同时还中和了土壤的碱性。后来村里统一打了井,有了充足的水,农民反复用大水浇灌,对土壤进行深耕细作,盐分随着大水的浇灌沿着松软的土地渗透到了地下,逐渐形成现在的高质量的高粱地。40年弹指一挥,从他们的话语之间,我仿佛能感受到当年他们欲去荆棘,刨开盐碱地,辛勤劳作收获的场景。

纱杨贵村曾是传统的鞭炮专业生产村。小时候过年,家家户户放鞭炮,点炮火。周围邻村的人们都说,数纱杨贵的鞭炮放得多,放得响,全村的人都觉得挺自豪。那时候,人们认为谁家的鞭炮放得多、放得响就意味着来年的日子好。每年的正月十五,真是“东风夜放花千树”。全村六个生产队在大街上摆放大好土坯和砖制成的炮火,然后依次燃放,一时间烟花争艳、流光溢彩,此起彼伏。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到大街上观看烟火,欢笑声、呼喊声回荡在村子上空,热闹非凡。“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是那时候过年的真实情景。人们在喜庆、热闹、祥和中,憧憬着对新年的祝福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景。

由于是传统手工生产,设备简陋,鞭炮在给人们带来经济效益和快乐的同时,也给不少家庭带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渐渐认识到鞭炮的危害,加上政府引导,这种属于非法生产鞭炮的情况早已不复存在。现在人们从事高效的农业生产,进城务工、粮食加工、物流运输,生活越来越稳定、富裕。

行走间,见到村西的大水坑,

我就想起当年与水坑相伴的日子。想起光着屁股戏水洗澡的背影,想起捉鱼摸虾的快乐时光,想起了清风习习、明月当空、美丽宁静的夏夜。草丛中蟋蟀鸣唱,路边树影婆娑,泥土的芳香,青草的味道,宁静素美,令人陶醉。

当年水坑的水总是满满的,尤其是一场大雨过后,水几乎要溢到大路上,一眼望不到边。

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孩子们平时能吃到的零食很少,最喜欢吃村北头的一位老人自己制作的糖。每天上午太阳一出来,他便提着木质的糖盒,拄着拐杖来到街上。老人高高的个子,背有点微驼,也许是常年做糖熏的,脸上总是黑黝黝的,袄袖上、裤子上也油黑光亮。孩子们一见他从胡同口出现,就呼噜一下子围着他,在后面跟着,直到他在小卖部的旁边摆上摊子。那时候,我总是想着法的跟我姥姥要零钱去买糖吃。

姥爷的家族世代务农,忠厚本分。姥爷、姥姥出生在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姥爷、姥姥一生经历太多的艰难困苦,他们共生育五个子女,我有四个舅舅。在那生活极度困难的年代,大舅二舅十几岁就跟着本村的乡亲去了东北和西北谋生。后来,他们分别在辽宁锦西和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成家立业。我参加工作后都去过他们那里,大舅、二舅诉说他们少小离家、背井离乡的艰辛和磨难,分享他们经过艰苦创业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三舅、四舅也都是庄稼把式,不怕吃苦受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舅舅为娶媳妇盖房子,每天在生产队干完活,还起早贪黑用小推车一车一车的在村南几入深的大坑里挖土垫宅基地。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两个舅舅都盖上了新房,娶了媳妇,过上了安稳踏实的庄户日子。

姥爷年轻时因骑车子不慎摔倒,落下了终身的跛脚残疾,走路、干农活都受到影响。但他一刻不闲,能做的农活尽量去干,去地

里捡拾剩下的麦穗,去刨落到地里的地瓜,一个布条、一根鞋带、一根柴火,都捡回家中。他像上满发条的闹钟不知疲倦地转动着。记得那时姥爷将一根根的红荆,从中间一劈两开,编耙编筐,编篮编篓,又结实又耐用。

姥姥每天都起得最早,烧火做饭,收拾院落。做完早晨饭,准备晌午饭,整天围着锅台转,忙忙碌碌,但从没听她抱怨过。在她看来,日子就应该这么过。等一家人吃了饭,下地干活的都走了,姥姥开始刷锅刷碗,把案板、碗筷、菜刀都拾掇的整洁而整齐。乡亲们只要进到姥姥家,都说干净利落。

姥姥从小带我长大,我对她感情特别深。她常年咳嗽,尤以冬天晚上为重,每晚都要咳嗽很长时间。为此,母亲每年冬天都为姥姥准备一些鸭梨用于止咳。一到晚上,姥姥都将鸭梨削成容易入口的小块,搁在碗里放在床前。不咳嗽不吃,咳嗽严重的时候,她才吃一块儿,压一压。以致到现在一吃鸭梨,我就想起姥姥。姥姥去世那年69岁,至今已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我想,她当年哮喘咳嗽的疾病如果赶到现在的医疗条件,一定能够治好,这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姥爷、姥姥虽没上过学,不认识字,讲不出人生的大道理,但他们一生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劳动观念和生活方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几代人。

返璞归真的儿时感觉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怀念。纱杨贵村,永远是心之所向,根之所系,魂之所依。

(作者单位:衡水市公安局)



冰湖的欢唱

□ 王南海

尽管春天已经到来,山坳里的湖依然冰封着,到处寂静无边,仿佛春姑娘的衣袖还没有拂到这里。

突然我听到了冰湖的歌唱。那是一种天籁的声音。朋友说,听!这是湖水炸裂的声音。我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起先是“咚”的一声开场,像极了一种沉重的鼓声。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使劲地敲打着冰面发出的响声。接着,从遥远的冰面上,传来一声短而浅的和声。那声音由远及近,由弱变强,有着极强的韵律和美感,互相配合,又自然天成。接着,一切都寂静下来,仿佛刚才的声音只是一场序幕。再聆听,只有风声,鸟声,四下里又回归了宁静。

在我正天马行空地想象时,就听得一声“砰”的一声巨响,似乎有什么力量想把整个冰湖都掀开。原来,刚才的寂静,是为了此时的突然爆发。我吃惊地看着冰面,猜想着在这一声巨响后,会不会有一只猴子蹦出来。

在这一声之后,是冰底下“哗哗”的声音,是冰层下面的水声么?接着,又是呼呼的类似风的声音。这两种声音柔美,动听,就像手指拨动钢琴发出的悦耳之声。在哗哗的声音演绎后,又是咚咚的鼓点声,时密时疏。紧密时,如狂风暴雨;舒缓时,又似乎风轻云淡。疏密相间,韵律十足。仿佛有一个超级艺术家,气定神闲,弹指间,随着心情,就可以创造出如何大气磅礴的音乐。

我好奇地问朋友:“这湖水怎么会有如此奇特的声音?”朋友笑了,答:“这是风凌的声音。春天,冰层因着空气的流入,而产生这种动听的天籁之声。”此时,鸟儿喳喳地飞过,为这乐曲又增添了一抹和谐的音符,仿佛是一种和声,巧妙相配。

此时,我们站在湖的高处,仿佛站在了一个旷远无人的高台上。恰如正有一个人面对你,拨动琴弦,弹得激情澎湃。他应该着一身长袍,留着长长的胡须,只蜻蜓点水般,就可以发出绕梁三日的声音来。

而当你睁开双眼,湖面上枯草金黄,水面波澜不惊,一切似乎还是冬天萧索模样。唯有那种歌唱还在继续,乐此不疲。我想,春天了,冰湖也感觉到了春天的活力和希望。它知道,春天已经来临,静待时间,就可以花红柳绿,草长莺飞。湖水,即使依然冰封,可是它充满希望。亦如人生,在岁月的低谷里,也可以歌唱,以自己的方式来面对压力,面对寒冷,憧憬着幸福和希望。

湖在唱歌时,树木,远山,静静守候的小船,都是它的听众。树林静默。远山像个坚强的男子,与湖相拥,山环水绕。而那小船,就冰封在岸边,双桨依然保持着滑行的方向。它们会陪伴着冰封的湖水,等待春暖花开,冰雪融化的日子。

毕竟是春天了,湖水心中荡漾。湖水是快乐的,它在唱着快乐的歌,用歌声告诉我们,快乐向前,一切都会春暖花开……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



春天的使者

汤青 摄

活着就要出发

读汪国真的《我喜欢出发》有感

李海明

我喜欢出发
喜欢一直在路上的感觉

从这一站到那一边
尽管旅途不远
但我走的却很艰难

人不能因为懒惰
为自己寻找理由
而应为出发
寻找更合适的风帆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就如喜欢
春夏秋冬
风雨雷电

我一直在寻找
那个属于自己的家园
那个很美很美的家园
那个胜似天堂的家园

我喜欢出发
习惯一直在路上
如果停下来
我会浑身的不习惯

说句实在话
其实,我已经找到了
只是,我觉得依旧缺少着什么
一盘果蔬
怎能没有油盐酱醋、苦辣酸甜

那就出发吧
从天蒙蒙亮,到星光漫天
无论是身体
还是灵魂
出发,向前——

我喜欢出发

(作者单位:蔚县公安局)

美化庭院的乐趣

□ 王学忠

八年前,我调到现在的单位。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搬家”。那次搬家,不是简单地把人员和家具、办公用品、设备等搬来,而是要在已有的空地上先建房,建好后,才能往里搬。

建房、硬化、靓化按部就班进行。那个时候,很多东西还不像现在有一统要求,资金支持也少,多靠我来做设计、想办法、促落实。我想在院子里多些植物、多些绿色,就在硬化大门外和庭院内时,多留了些土地用来种树和花、草。实际上,主要是种树,而花很少,草就是地里自己长出来的杂草。

当时因为没有专门资金来买树、花、草苗或种子,我就想办法找熟人、老手艺缘。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在树的品种、树苗的质量上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人家给什么,我们就种什么。2011年初,我领着同事在院中种下了

第一批20余棵树,有法桐、塔松和两排冬青、沙地柏四种。由于苗木质量不高,为确保成活,我和同事们一起挖坑、摆苗、填土、踩实、浇水,对待每一个环节、每一棵树木都非常认真。小树们仿佛也感到了我们的善意和期待,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所有苗木全部成活。

每天看着自己种下的树木和从土里拱出脑袋的小草生机勃勃、绿意浓浓,心情也变得放松与惬意。工作间隙,饭后晨起,瞧这些生灵便成为一种舒适惬意的消遣;看着看着,就想对其修剪与打理,便又买来修剪花木的剪刀和剪草的剪刀。没想到,浇水、修剪、打药竟成了工作之余的习惯与乐趣。对草,虽是土里长出的杂草,但我亦是十分钟爱,只修剪平整、从不随意拔除。

暑往寒来,转眼便是2012年。春天,种树的季节,我便又找来了一批树苗,有苹果、柿子、核桃、樱花等,那

一年树苗有30多棵。我和同事又一道全部栽种到院子中,全部成活。由于上一年已经种了一些,这次便是植密。无疑,那年院子中的绿意更浓了,暑期炎热太阳照射下的阴凉也多了起来。那年,收拾、打理院中的树木、花、草,已经成为我工作之余的必须和生活乐趣。

此时,我却起了贪心——要把单位庭院和大门外每一个角落都植上树,不仅要密,还要尽可能讲究,注意搭配。于是,我就不再限于春天,只要有机会就找一些树、花,什么时候得手,什么时候种,不分春夏秋冬。这样,自搬家第三年起,我和同事又陆续种了近200棵树与花,有白蜡、梅花、百日红、梧桐、柳树、高秆女贞、银杏、月季等,把院落内外栽得满满的。现在,单位的院子中,一年四季有绿色、有花开、有鸟鸣。

说不清从何时起,来单位办事或检查的人员大多会说:“小院真不

错!”“在这里工作多好!”与种树一样,我也抓单位人员的内务、着装、业务规范,如打理一树一花一草样认真,同事们很给力,基本和着我的节拍与要求,因而没有感受太多的辛苦。没想到,渐渐的我们单位竟成了系统的标杆单位,上级还多次在我单位召开工作上的现场会、交流会;不知道从几时起,对工作上的烦恼和疲倦,因了这些树花草,我竟几乎无视与不觉,总能坦然面对与解决。

岁月经年,早年种的法桐等已经粗壮高大,炎炎夏季,其已经能够为两层的办公楼和停车场遮阴了;渐密渐浓的树木已经有了自己固定的座上宾:一年四季不断的鸟儿;这些不会言语的朋友已经成为我心中每时每刻的幸福牵挂。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王快派出所)

有一个地方,让人魂牵梦绕,不能忘怀,她叫故乡。



故乡有父母的牵挂,有亲情的温暖,远在他乡的游子总是归心似箭,盼着快快结束归途,走进那洒满阳光的小院,走进那火炉煮茶的老屋,让归乡的心停泊在充满情和爱的港湾。

我毕业后分配到市里工作,这里与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相距三十多公里。只要是节假日,我就会踏上归乡之途,归乡之时成了幸福的时刻。尽管三十多公里的距离不算太远,但家乡的土地属于红黏土壤,雨天过后,人行车辙,在乡间的土路上轧出来一道道车辙,使路面形成一条条凹凸不平的车辙沟,通行十分不便。上学时,每次回家都要先坐公共汽车,然后在省道车站下车,步行五公里回家。那时公共汽车每天仅有四个班次,过节回家人又多,有时买不上车票,有时等到了末班车,下车时天已黑,黑夜步行走在归乡的路上,感觉时光是慢的,一切都是慢的,拥有家的温暖享受幸福到来的速度也是慢的。

第二年,父亲为我买了一辆崭新的燕山牌自行车,回家或返校时要骑自行车行程两个小时,尽管骑车费些力气,可这样不会再遇到买车票难,挤车又要走夜路回家的情况了。尽管乡路仍是土路,仍旧不平坦,但骑着自行车行在归乡之路上时,感觉归乡在提速,回家的路上多了几分兴奋的心情,拥有家的温暖的幸福到来的时间也在提速。

改革开放后,故乡的面貌不断出现新变化,乡亲们靠种植致富了,个人买小型拖拉机的多了,大大方便了农田农耕生产,人们出行乘坐拖拉机的多了,我从市里回家又改成了先坐公共汽车,再搭乘坐老乡的拖拉机。公共汽车班次多,乘车快和

方便,机动车交通又比自行车提速了一大截,归乡之途行进了更快了。

我参加工作后,农村实现了公路村村通,乡间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连村里的街道也修成了水泥路面,路好走了,富裕起来的故乡人多数家庭购买了个人用面包车和小轿车,我的妹妹也买了新的小轿车,打电话告诉我:“村里现在和城里的人一样,家里都有了小轿车,你回家别开车,先坐公共汽车,我开车去公交站接你。”从城市到故乡的家门口,一路是平坦的公路相连,一路是笛鸣车奔的交通,让人的生活行走在幸福的高速之途中。当母亲包了香喷喷的水饺,或摘了新鲜的蔬菜,我总能接到母亲用手机打来的电话:“儿子,有时间回家一趟,我今天包了饺子。”“儿子,有时间回家一趟,新摘的瓜等着你来拿呢!”四十多分钟,就能从城市回到老家,回到母亲身旁,这种幸福叫归乡速度。

刘建增

方便,机动车交通又比自行车提速了一大截,归乡之途行进了更快了。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

归乡的速度